



山清水秀

五場歌劇

河南人民出版社

山 清 水 秀

(五場歌劇)

編劇 战友歌劇團集體創作

德崇 呂偉 執筆

作曲 唐 訶 于 羽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鄭州

內 容 提 要

“山清水秀”这个剧本描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之前某山区羣众找水抗旱的故事。剧中着重刻画了一个共产党员——复員軍人的正面形象。当他回到家乡，看到羣众受着干旱缺水的威胁时，就领导着羣众千方百计地找水抗旱。在冲破了种种思想和自然的障碍之后，终于找到了水源，使清清的泉水流向田间。剧本在表现羣众对战胜大自然的坚强的意志和冲天干劲的同时，也反映了农村向公社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山 清 水 秀

(五場歌剧)

战友歌剧团集体创作

德崇 吕伟 执笔

唐阿 于羽 作曲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壹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2421

787×1092 耗 1/32·7 $\frac{3}{4}$ 印张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95册

统一书号：10105·510

定价：(7)0.70元

时 間：一九五八年春。

地 点：某山区。

人 物：韓宏志——复員軍人，解放軍連长，共產黨員。

薛 璞——韓宏志妻，共青團員，原在部队当护士。

宏志娘——宏志的母亲。

宏 利——韓宏志的叔伯弟弟。

宏利娘——韓宏志嫡母，宏利的母亲。

洛 清——老羊倌，韓宏志远房爷爷。

韓虎子——复員战士，早庄共青團支書。

紅 妮——石井村团支書，虎子的未婚妻。

韓宝泉——青年农民（男）。

韓秀姑——青年农民（女）。

社 长——共產黨員，老八路排长，老复員軍人。

男女羣众若干人。

第 一 場

布 景：石井村边井台旁，大柳树下。树旁有座石桥，远山近山一片干旱景象，挑水抗旱的人流来往不断。“前奏

曲”終，老羊倌韓洛清各各上，手持放羊鞭走上了石橋，唱起了高亢的山歌。

洛 清：（唱第一曲）

远山近山重重山，
万里无云黄渾天，
只刮干风不下雨，
碰上这样干旱天。
春天不見百花开，
麦苗不綠树叶干，
山区到处摆战場，
英雄要闖干旱关。

〔旱庄的人們忙着挑水抗旱。〕

众：（唱第二曲）

抗旱哪嘿哟，
抗旱哪嘿哟！
救苗如救火，
抗旱似抗天，
社員齐动員，
黑夜当白天。
抗旱哪嘿哟，
抗旱哪嘿哟！
扁担排成龙，
前山后山轉，
水桶叮噠响，
歌声震山川。
抗旱哪嘿哟，

抗旱哪嘿哟！

紅旗迎风展，

干劲冲破天，

苦战三五载，

山区变江南。

〔羣众下场，歌声结束。在一陣輕快的乐声中薛瑛跑上，宏志也跟上来。〕

薛 瑛：（兴奋而又激动地）你看看！（唱第三曲）

一輪紅日快落山，

晚霞映紅了半边天，

成羣的牛羊哞哞叫，

层层梯田爬上山。

陣陣鐘声响，

屋頂起炊烟，

收工的人們回家轉，

欢乐的歌声震山川。

宏 志：（同唱第四曲）

我回到可爱的家乡，

我来到可爱的地方。

我們有共同的志愿，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

战火鍛炼了我的意志，

热情激动着我的胸膛，

一顆紅心交給人民，

把青春献給英雄的山崗。

用劳动的双手，

建設新的家鄉，
壯荒山變綠，
壯牛羊肥壯，
壯電燈高照，
壯機器震响，
把干旱趕跑，
壯山區富強，
壯鮮紅的大旗，
永遠在山區飄揚。

〔遠處傳來了牧人的山歌聲（同一曲），忽隱忽現，優美动听。〕

薛 瑛：你听，這是誰唱的呀？

宏 志：（仔細听）好耳熟啊！准是他！

薛 瑛：誰呀？

宏 志：（肯定地）咱們村的老羊倌，韓洛清爷爷！

〔山歌漸停，幕後傳來了紅妮的喊聲。〕

紅 妮：（着急地上）虎子，虎子！（发觉不在）啊？

宏 志：（探問地）你找哪个虎子啊？

紅 妮：（不大理会地）旱庄的。

宏 志：同志，你叫什么呀？

紅 妮：紅妮。（跑下）

宏 志：紅妮，等一下！

薛 瑛：她是誰呀？

宏 志：是乡党委书记的女儿。我得到乡政府交介紹信去。

薛 瑛：这儿离咱們旱庄还有多远哪？

宏 志：十里地。

薛 瑛：天黑啦，快去吧。

〔乐起五曲。〕

宏 志：（嘱咐地）你就在这儿等我吧。（下）

薛 瑛：（关心地）宏志，慢点儿，小心你的伤腿！

宏 志：（边走边应）没事儿。

紅 妮：（幕后喊）虎子，虎子！（薛瑛藏在树后）

虎 子：（气冲冲地上）你喊我干什么？

紅 妮：（上，委屈地）你还是团支书呢，看看你这个态度！

虎 子：（烦躁地）你这个团支书的態度就算好啊？（唱第六曲）

你們有井方便，

不管別人困難。

我們排隊等了半天，

一担水也沒輪着担。

麦子快干死，

你們也不管，

这算什么态度，

这算什么团員！

紅 妮：（解釋地）虎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唱）春天干旱，

少井沒泉，

周圍的旱庄一大片，

都到这儿来把水担。

人多水又少，

都想往前站，

七言八語提意見，

这叫我怎么办？

虎子：（唱）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只要你的心眼不偏，
就不怕别人提意见！

红妮：虎子啊，难道说我心偏？

虎子：你想想吧！

红妮：你呀！

（唱）光知道自个儿苦，
不懂得别人难。
好话说了千千万，
你扭着个脖子装听不见。

虎子：（唱）光说好话不挑水，
麦子死了哪个管？

红妮：（唱）这儿只有几眼井，
人多水少快掏干。

虎子：（唱）哪会干了哪会儿算！

红妮：（唱）俺村社员有意见！

虎子：（唱）你就应该去说服，

红妮：（唱）你也应该另打算盘！

虎子：（唱）叫我怎么另打算盘？

红妮：（唱）想别的办法来抗旱。

虎子：（唱）我就等你这句话，
再不到你村把水担！

〔虎子生气地坐在石墩上。〕

红妮：（稍停，走上前）你还当过志愿军呢，（虎子捂耳

不听)連这点儿道理都不明白!

(幕后喊紅妮,紅妮应声下。薛瑛从树后走到虎子跟前,虎子誤以为紅妮。

虎子:(賭气地)去吧!

薛瑛:(笑而不語)

虎子:(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你笑什么?

薛瑛:(风趣地)高兴还能不笑!

虎子:(欲走又停,压着內心的怒火)人家沒水的发愁,你們有水的高兴!(气下)

薛瑛:虎子!

虎子:(停住,奇怪地打量薛瑛)你怎么知道我叫虎子?

薛瑛:你呀!(唱第七曲)

世界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人們都穿着那雪白的衣裳。
那里有美丽的金达萊花,
那里有碧綠的大同江。
万恶的强盜点起了战火,
燒毀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远远的北方进军号响,
志愿軍象猛虎扑下山崗。
有一个年青的志愿軍战士,
負重伤还消灭了七个美国狼。
千万个英雄中就有你呀,
虎子,虎子的名字傳四方。

虎子:(明白了)哈哈!这回我可知道你是誰啦!

薛瑛:我是誰呀?

虎子：（也不明說）你呀！（唱第八曲）

那一年我們战斗在前方，
医院里有一位护士姑娘。
有一个連长右腿被炸伤，
姑娘啊守护在他的身旁。
連长用鮮血换来了胜利，
姑娘用智慧救活了連长，
战斗中撒下了爱情的种子，
胜利后幸福花儿盛开放。
韓宏志就是那位連长，
薛瑛她就是那位姑娘。
英雄的連长返回山村，
热情的姑娘跟他还了乡。

薛瑛：（热烈地）虎子！

虎子：（同样地）薛瑛同志！（亲切握手）

薛瑛：想不到我們今几个回来吧？

虎子：宏志哥早就来信告訴我了，說你們要回来。（二人拉着手笑）

〔洛清大爷手持放羊鞭、腰挂水葫芦上，发现虎子。〕

洛清：（风趣地）哈哈！虎子呀，我說怎么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来呢，放着水不挑，跑到这儿唱“井台会”来了。

虎子：洛清大爷，你看这是誰？

洛清：是紅妮，还能瞒得过我去呀！

薛瑛：你看看。

洛 清：看看就看看，反正你不敢扯大爷的胡子。（走上前，一看才知認錯了人）哎呀！（唱第九曲）

日落哪天黑看不清，

錯認了姑娘罪不輕。

我这里給你賠不是，

老汉我應該受批評。

〔三人同时大笑。〕

薛 瑛：大爷呀，你的山歌唱得真好听啊！

洛 清：（不解地）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唱的？

薛 瑛：是……

虎 子：她是咱村的。

洛 清：（又仔細地端詳了一会儿）不是！咱們旱庄可沒有这么干淨的姑娘。

虎 子：这个干淨姑娘就是到咱村来的。

洛 清：（半信半疑）姑娘，你是到誰家来的呀？

薛 瑛：你猜吧。

洛 清：（为难地，忽然看見了薛瑛背的紅十字包）啊！你是来看病的先生吧？

薛 瑛：（笑不言）

洛 清：別难为大爷啦，快說吧。

薛 瑛：我是……

虎 子：我們連长回来了！

洛 清：（惊奇地）啊？

虎 子：宏志哥回来了！

洛 清：（高兴地）他在哪儿哪？

薛 瑛：到乡政府交介紹信去了。

虎子：（对洛清）大爷，你跟薛瑛同志先在这儿等会儿，我接他去。（跑下，正碰红妮，没理红妮）

红妮：（看着虎子的身影）虎子，虎子！

洛清：（玩笑地）你就知道虎子，也不怕他咬了你，这儿站着两个大活人都看不见！

红妮：（打量薛瑛）

洛清：不認識吧？这是你宏志哥那个……

红妮：啊！宏志嫂子！

洛清：你認識嗎？

红妮：我爹早就說过，你还是医院的护士呢，对吧？

洛清：来，我给你们当个介绍人。这是乡党委书记的女儿，石井村的团支书。

红妮：我叫红妮。

薛瑛：我叫薛瑛。（二人大笑）刚才我就認識你了。

红妮：什么时候？

薛瑛：（逗趣地）你跟虎子談話那会啊。

红妮：（不好意思地低头笑）

洛清：红妮，不是大爷多嘴，你看人家多好。你和虎子别光談話啦，也该让大爷喝喜酒了。

红妮：洛清大爷，咳！（对薛瑛）薛瑛同志，走，咱们快接宏志哥去吧。

洛清：（叫住红妮）红妮，等一等，给大爷找个水桶，我把羊飲一飲。

红妮：（为难地）大爷，水不够啦。

洛清：不够就不够，大爷原封不动把羊赶回去，还喝我们旱脏的脏水去，干嘛这么愁眉苦臉的呀！

幕后喊：团支书！紅妮！

〔宝泉、秀姑等青年男女上。〕

秀姑：（着急地）紅妮，怎么办哪？我們还有十里地呢，到现在一担水也沒挑上。

某青年：（不满地）我看等到天明也是白鬧！

宝泉：（恳求地）先让我们挑吧。

众：先让我们挑吧。

紅妮：乡亲们，实在是水少，你们也不是没看见。十几个村子的人，都围着这么几眼井，我也没办法。

秀姑：反正不能让我们空着水桶回去。

宝泉：麦子快干死了，春天再种不上，秋天就更沒指望啦。紅妮，你想想我們怎么办？

幕后喊：紅妮！

〔紅妮应声下。〕

某青年：沒法儿！还是我的主意，給上级說說，趁早搬家！

洛清：（生气地）胡說！过去的苦日子我們都熬过来了，这会儿你们倒要搬家？

〔宏利背着行李一閃而过，被秀姑发觉，秀姑追下。〕

青年乙：不光我要搬，还有好多人呢。

洛清：你說还有誰？

秀姑：（推宏利回）就是他！

宏利：（不高兴地）你拉我干什么？

洛清：（看着宏利的打扮問）宏利，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宏利：（滿不在意地）哪儿有水我到哪儿去！反正不在家里受这个罪！

青年乙：你想的倒好！要走咱們都走，要不走誰也不許动！

宏 利：（唱第十曲）

天不下雨地皮干，
一沒井来二沒泉。
出門找活几混碗飯，
这也不能算丟臉。

羣 众：（劝說責备地）

（唱）大家挑水抗旱，
你想逃避困难。
私自逃走多丟臉，
这算什么社員？

洛 清：（唱第十一曲）

劳动生产是根本，
天下人人都有分。
共产党領導咱們搞生产，
山区的儿女又回了山村。

众：誰回来了？

洛 清：宏志回来了！

众：他在哪儿哪？

洛 清：（指薛瑛）你們看这是誰？

〔羣众惊喜，紛紛議論。

薛 瑛：乡亲们！

（唱）祖国处处大跃进，
全国都支援山里人。
我們回家来生产，
建設咱們的新农村。

宏 利：（唱）旱庄少水又沒泉，

吃不上清水洗不淨臉，
起早貪黑把活干，
怕你也過不了這一關！

薛 瑛：（唱）沒有苦來哪有甜，
薛瑛我決心來鍛煉，
為把山區建設好，
再苦再累心情願。

洛 清：哈哈！提起過去呀——
（唱）舊社會咱早受貧困，
誰也不喜歡這窮山林，
寧願把閨女湮成糞，
也不嫁給早莊的人。

薛 瑛：現在呢？

洛 清：（唱）現在是那躍進年，
事事都在大改變，
念書人嫁給山里漢，
城市鄉村緊相連。

宏 利：你們回到這個窮山溝子裡來幹什麼？

薛 瑛：你可別這麼說，咱們有好多老干部都是從這山區鍛煉出來的。

洛 清：你跟宏志還是叔伯哥倆呢，看看人家瞧瞧你！人家腿殘廢了還回家來，你好胳膊好腿的倒想往外溜，害臊不害臊！

眾：（笑）

洛 清：（興奮地）這回可好啦，老八路又回來了！

社 長：（走得滿頭大汗上）家裡等水都快急死了，你們怎

么还不回去呀？

洛清：社长呀，我們等宏志哪。

社长：（意外地）啊？他回来了？

众：回来啦！

虎子：（跑上）哎！宏志哥来了！

〔宏志和紅妮上，場上热烈異常。〕

社长：哎呀！宏志，（二人亲切地相抱，唱第十二曲）

早也盼，晚也盼，

今天又会了面。

在一个山村里长大，

在一个連队里鍛炼，

在一个班里生活，

在一个战壕里作战，

同睡过一块鋪板，

同吸过一袋旱烟，

同唱过一支歌曲，

同熬过艰苦困难，

今天又站在一起，

一同向自然宣战！

洛清：看你們这股亲热劲！

社长：（激动地站在石墩上）乡亲们，看見了吧，党在关心我們。这不，宏志也回来了！不怕天旱，就怕我們不苦干。石井村的水不够了，明天咱們男女老少挖井抗旱！

宏志：洛清爷爷，这回又得拜你为师了。

洛清：哎，有你这連长（指社长），加上这老八路排长，